

劇星  
珍珠樓主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刷孟和赵他羽擲骰子賭輸贏



刷孟和赵他羽比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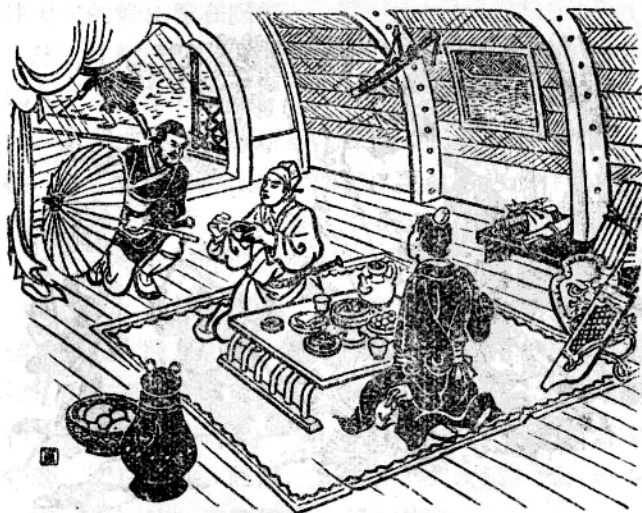
劇孟把惡公子呂皎撞下馬來



劇孟與白建相見



孟建遇王孟



王孟在船上托人给吴王寄信



剧孟打倒卫洪，问他：“你要死要活？”



剧孟见卫洪、周庸斗不过敌人，上前拔剑相助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匝地起黃云天外三峰联沃野  
孤身飞白刃盘中一擲进明珠……………1
- 第二回 除暴安良霜騰龙股劍  
知机审变月映馬蹄尘……………14
- 第三回 斜路逢凶举掌輕揮伤豎子  
間关避禍望門投止見良駒……………30
- 第四回 密信寄浮舟长路輕騎攻大恶  
平原成巨澤滔天洪水困双俠……………42
- 第五回 絕处喜重生星斗遮天投竹院  
狂飈惊再起江淮避地駛吳艘……………56
- 第六回 獻策賑洪灾利启山林方市隱  
屠鯨凭只手月明滄海載珠还……………68
- 第七回 哀此生民一諾傾家平禍乱  
长留佳話万人空巷悼英雄……………85

## 第一回

# 匝地起黃云天外三峰聯沃野 孤身飛白刃盤中一擲迸明珠

四五月間，正是麥子成熟時候。斜陽光中，快要收穫的麥子，吃初夏的暖風一吹，閃動起一層接一層的金色柔輝，晃漾起伏，波濤也似；而太華三峰又正当其前：靈石撐空，烟雲縹緲，嵐光如染，蒼紫萬千，越顯得風景雄麗，画图不殊。麥子成長到了這個時候，說熟就熟，分布在田野里的鄉民，正在查看那些早熟的麥子，準備收割。庄稼長得這麼茂盛，按說最少也有九成以上的年景，可是這些人十九面有菜色，衣不蔽體，有的壯年人還面有愁容，望着自己終歲勤勞所種出來的好庄稼在嘆氣。

這大片肥田沃野，由華陰南門起，直達華山腳下，都是南郊趙亭鄉富豪趙家所有：主人趙他羽，是當地首富，手眼甚大，從朝中親貴、富商巨賈以至江湖上的有名人物，多有來往；對於許多失勢被貶的朝官，更多結納，有求必應；本人又善于騎馬擊劍，家中養有不少江湖豪客。真個是有財有勢，關內外沒有不知道趙公子的。

趙他羽雖然結客揮金，人却沉着機警，非常精明，他認為該用的錢，脫手千金，從無吝色，不該用的錢，却是錙銖必較，決不輕舍，行起事來，又是剛柔并用，使人難測，手下徒黨都把他奉若神明，不敢絲毫違抗。因為家財富有、服用華奢，又喜豪飲、賭博，還養有不少女樂歌姬，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，聲勢煊赫，車馬盈門。

前些日，朝廷因吳王劉濞裝病不朝，却命使臣曹陽來京

敷衍，便将曹阳扣住，严下詔旨。責問不已。赵勉弱觉着奇貨可居，一面托朝中亲貴照应；一面暗派党羽，买通監守人，將曹阳放走。曹阳逃出咸陽，便有赵家所派党羽迎护着往华阴逃来；同时，欽使朱原，也正奉命往見楚王刘戊傳達詔旨，路过来訪，都是午前到达。主人好飲，每餐至少要喝一个半醉，何况当天又来了这两位貴賓；午宴才罢，宾主三人都由美貌歌姬陪往午睡去了。

赵家門下众宾客徒党知道当日要大賭一場，由主人自作头家，釀金（湊錢，这里的意思是指抽头）夜宴，为这两位来客餞行，飯后无事，便先聚賭起来（这种賭法名为“擲蒲”，又名“五木之戏”，发源于老子，賭具乃坚木制成，約有桂圆大小，和现在的骰子形式相同，共是五枚，上黑下白，黑者刻二为“犢”，白者刻二为“雉”，全黑者为“卢”，得头等注，二雉三黑为“雉”得二等注，二犢三白为“犢”，得三等注，全白为“白”，得四等注。也有分刻“梟”、“卢”、“雉”、“犢”、“塞”等鳥兽关塞形象的。凡擲出以上四种彩色的便可再擲，名曰“打馬过关”，以争取得最多的彩注。和后代的升官图擲法大略相同，今已不詳）。

賭場設在一个广約五丈、深約三丈的大厅堂上，宾客徒党本就不少；这类場合，照例来者不拒，主人又不愿来客减了賭兴，款待既极周到，陈設尤为富丽，有那不講自来的富商豪客，賭后还要留宴，輸得太多的还要贈上一些川資，設筵相送。因此門庭若市，熱鬧非常，呼声喝雉之声，常与細笙歌交作，响彻于外，直到深宵。

厅堂当中一座大屏风，三面門窗洞启，地上滿鋪錦茵柔席；屏风前面又是两丈多方圓一片綉毯，中心放着一个高仅



四寸，約有六七尺方圓的木制大淺盤，盤內外均圍有一圈二寸來高，一尺許寬的邊沿，各賭客下注和放置銀錢之用。內圈盤沿上并畫有黑白二色的圖案，雕飾華麗，精細非常。環盤一圈錦墊，為頭等賭客坐處（漢朝席地而坐，其坐如跪，今日本人之坐法，猶有漢之遺風）；頭家座位居中，左右各有一人分執柄長數尺、飾以金銀珠玉的長鈎長刮，專管分注吃注之用；另外還有幾圈軟墊和上蒙文綉的木墩，由內而外，逐漸高起，按賭客的身份和下注多少來分等次。下注最少和一些無關緊要的黨羽，都環立在最後一圈，所下賭注，另有專人代為傳遞，輕易不得近前。廳堂正門又高又大，中垂五色綉幕，兩邊各有銀鈎挑起；門外大片白石平台，為女樂歌舞之地，台下設有兩列茶鑪行灶，數十名豪奴分班伺應，專司飲食，堂上微微一呼，立用銀盤捧了食物，魚貫而上，日夜不斷。勢派之大，當時貴戚公侯之家，也不過如此。

日色雖已偏西，主人尙拥愛姬酣臥未起。賭徒不分貴賤，擠在賭盆旁邊，攘臂狂呼，高喝“盧”、“雉”，烏烟瘴氣，蟻聚在一起，連嚷帶叫，喧囂不已。就這緊張嘩吵聲中，兩個穿着華麗的俊童，忽然狂奔而來，進門，連話都顧不得說，喘吁吁把手連揮，便自退去。眾人一見，當時停手，慌不迭搶起各人的注，按平日等第，站在各人席次之後；有的便忙着將方才擠歪了的軟墊整理還原。滿堂百餘人，各按平日等第，退歸席次，當時肅靜無聲，繁囂立止。

主座兩旁，專管分吃注的門客，剛將鈎刮拿在手內，忽然瞥見眾人皆起，盆側綉墊上，却坐着一個生人。神态从容，若无其事。仔細一看：那人年約四十以內，中等身材，方面大耳，長眉俊目，紅臉虬髯，手白如玉；頭戴一領軟巾，衣履均極朴素，但甚整潔；腰帶上斜插着三條寬約一

寸、长约七寸的木片，左肋挂着一个黄麻小袋、不知中藏何物。本想挥令离座，无奈主人曾经严嘱，遇见初上門的生客，不摸清他的底细，不许无礼，未便轻易发作；若不遣开，又恐主人出来嗔怪，好生为难。

内一門客笑問道：“尊客因何而来？若見主人有事，請那边坐。”

那人笑答：“我是来賭錢的。”底下便沒有話。

門客見那人毫不知趣，脫口說道：“就是来賭錢的，这里也不是你的座位。”

那人笑問：“都是賭客，还分等么？”

門客忍不住方要发作，另一門客忙使眼色止住同伴，湊近那人身前，低声悄告道：“靠近盘外一圈席位，都是主人請来的貴客，下注很多，尊客素昧平生，初次登門，不妨請到后面，先看一看，如果下注多时，主人自会請你入座。規矩如此，尊客請勿見怪”。

那人剛把面色微微一沉，忽又微笑道：“請問座位既分等次，賭注有限制沒有呢？”

那門客道：“主人赵公子家財豪富，無論下上多少金銀綳帛，贏了当时取走，去年有一无賴，来此扰鬧，竟被我們打个半死……”

那人突然变色，不等話完，便笑道：“多承指教，我暫作旁觀，如值当賭时，再下注罢。”說完便自离座，立向外圈木墩之后，一言不发。

二門客暗罵：“真个沒有眉眼，料你也不敢不躲开。”

余人都暗笑来客不知自量，因主人就要出来，誰也沒有理他。跟着便見一队美貌的歌姬，分持羽扇，由屏风兩側走出，先将預設的小銅鼎內的香点起，再将手中羽扇款款揮

动，然后分列在主座之后。一时篆烟袅动，兰麝香浮，加上舞袖当风，笙歌迭奏，更平添了好些豪华富丽的景象。

又隔了一会，才见八个美貌少女前导中，由屏风左侧走出宾主四人，除曹阳、朱原外，还有一个有名人物，名叫田生，因由咸阳往南方去，路过当地，被赵他羽知道，命门客以盛礼相迎，强留晚宴，也是刚到不久。主人提早起身，便由于此。曹阳、朱原都是中年，各穿着一身华贵的衣冠，高视阔步，神情甚傲；田生年已五六十岁，貌相清癯，雍容雅步，很象一位山林隐士；主人赵他羽是个中年人，却生得猿背蜂腰，面如冠玉，浓眉丰额，高颧鹰鼻，笑口常开，神态非常谦和安详，那一双光芒内蕴的鸱眼，顾盼之间，威棱逼人，与众不同。

满堂宾客，本来鸦雀无声，恭恭敬敬排列成大半环，站在那里，这宾主四人刚一露面，忽然蚊雷聚哄也似，同声唱喏，拜伏在地。

方才那个不知姓名的生客，站在众人后面，旁观微笑，手都未举。众人正抢着行礼，那宾主四人也在答礼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。

主人把手一挥，笙歌立止。宾主各按等次入座，笙歌又起。赵他羽略为客套了几句，从容回顾，嘴里似哼不哼地嗯了一下，立有一个年约十三四的美貌侍女，捧着一个玉盘，由主座后面走来，跪在主人面前，盘中一块小锦袱上，放着两粒一黑一白，方约寸许，上用黄金镶嵌着么二三四五六的骰子。赵他羽将这两粒骰子随手拿起，少女便行礼退去。

赵他羽把手上骰子微微颠了一颠，笑道：“‘擲蒲’之戏，我想大家都玩腻了，前两天定制了一个新鲜玩艺，取名‘色子’，这东西又可以赌单双，又可以赌大小点数，赌单

双和大小都是一胜一，另外如押一定的点数，胜了可得九倍，以上都按所下赌金，连本抽二成的头。在座都非外人，由我来当头家，先赌大小点，以点多者为胜；今天因有几位佳客远来，特意设此博戏，以壮行色，头钱虽是按十抽二，比往常多了一成，我并不不要，就是微幸获胜，也将所赢的银钱全数奉赠这几位佳客，略表我们敬意。诸位如有雅兴，请快把注下好，我就要奉陪一试了。”

众赌客听了，都取出金银，下在赌盆内沿图案之上；隔得远的也有专人传递。

田生嘴皮微动，刚要开口，猛抬头朝对面人丛中看了一眼，忽又缩了回去。

众人下注之后，便按次序来掷骰子。头层人圈以外的赌客，照例只能附注，不能自掷，赌注也有专人传递，赌的人多，后来的赌客还在不断走进。一时呼单喝双声，骰子落盆跳掷声，赔注的多少声，以及赌客胜后嗤笑之声，虽然吵成一片，秩序却是井然，有条不紊。好赌人的心理都是赢了还要赢，恨不得把谁赢死，输了决不认输，那怕倾家荡产，也想翻本出赢钱。头家这样豪富，饮食设备，样样精美周到，单这一点，就符合了人们势利和享受的胃口；何况赌得那么心明眼亮，只要你有钱，就有赢的希望，这么多而且精明会算计的人竟没有想到那要命的头钱只要几个进出，便会化为乌有。结果是赢了的变输，输了的更是越输越多，输到赌友不肯再借，连头家也以婉言拒绝，劝他休息一会，缓缓手气，明天再说……表面仿佛是好意劝告，并代不平，实则早看透了他的家底，知道再借永无还期，绕着弯加以拒绝。省事的垂头丧气，自认倒霉是便宜；再要老着脸皮苦口纠缠，头家一说出难听的话，就要自找无趣了。

内中也并非没有赢的，那都是赌得极精，不常下注，和在旁助势帮衬的赵家門客。此中奥妙，各有不同，赌客算是吃定了亏。不过是下大注的都是一些富商巨賈和拥有财产的土豪，家中可以取钱，主人又肯借赌本，输只管输，依然不肯停手，互相争胜的嚷叫之声，反比主人未出来以前还要火热。

曹阳、朱原明知主人为他抽头，还想混水捞鱼，就便赢上几个，好在慷他人之慨，自是乐得。于是越赌越起劲，也跟着攘臂喧呼起来。

赵他羽偷看田生干坐在旁，面前虽有自己给他代备的赌本，竟连动也未动，不禁暗中点头，一面令人把大量金银与曹朱二人不断送去作赌本。随手一掷，又获了个全胜，正在得意；忽觉众人吵得太凶，有些头疼，浓眉微皱，停手笑道：“诸位且慢下注，今天来客较多，这样赌法，仿佛尚欠文雅，输的人也难翻本。现在专赌单双，我以单为胜，诸位以双为胜，愿以点数多少分输赢的，庄家仍居单数，让下注人多占一点，押单双的不抽头钱，押点数的，因为头家吃亏一点，仍抽十分之二。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同声赞妙。这些久赌的人因觉当日头钱太重，都押单双，不押点数。

赵他羽一因众人吵得太凶，又觉曹朱二人贪鄙惹厌，不愿锦上添花。反正胜败全在自己，有意把赢到手的钱再吐出去，不让这两人饱载而归，才改变了赌法。上来先掷了两个单，等把众人的赌火激发，下注越多，跟着好几次，连掷皆双，方才赢的钱便和水一样输出去，眼看所余无几；忽然瞥见众赌客固是兴高彩烈，皆大欢喜，田生也在拈髯微笑，曹朱二人却紧皱着眉头，目光注定在两粒骰子上，身手也在随

同骰子起落，不住顫動，面容愁苦，精神緊張。當時心中一動，暗忖：“這兩人一個是朝廷寵臣，一個是吳王心腹，雖然為人卑鄙，將來利用他們之處甚多，結交還來不及，如何令其失望？”念頭一轉，跟着就擲了几个單，把吐出去的錢又全贏了回來，比前更多。

曹朱二人知道頭錢以外，主人贏的錢也是他的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喜笑顏開。

內一土豪輸得太多，一時情急，意欲回家取上大量金銀再賭。把手一拱道：“小弟還有一個約會，必須回家一行，少時再來陪諸位玩個通宵罷。”

趙他羽明知對方賭急，正想挽留，客套幾句，那土豪已紅着臉不等答話，氣沖沖往外走去，只得罷了。

趙他羽剛剛坐下，忽聽有人問道：“這樣賭法，真是新鮮。方才聽說，主人家財豪富，輸贏大小并無限制，遠來人愛賭如命，一時技痒，不知主人能容我這不速之客奉陪一試么？”朝前一看，并不相識。

左右豪奴見發話的正是方才站在眾人後面的那個面生人。因主人正望着那人尙無表示，不敢過去，都干着急。

趙他羽見那人衣冠朴素，但是舉止沉穩，談笑自如，雖然覺出對方多少總有一點來頭，但因自己這樣大的財勢威名，來人既未以禮求見，連名姓都沒有說，開口便說要賭，并還暗含輕視之意，不禁有氣，就佯笑道：“賭注大小，悉聽尊便。不過遠客光臨，尙不知名；此是方才那位好友的座位，少時就要回來，恕我事前不知，沒有安排好來客的坐處，只得有點對不起了。”

那人笑道：“主人不必太謙，逢場作戲，只要一決輸贏，便自各分東西，隨便站在那裡都可，不將我摒諸門外，

就足感盛情了。不过，初聞大名，所带金銀无多，这里有一包散碎东西，聊作賭本，和主人賭一回点子多少，以博一笑罢。”說罢，便将腰間小黄麻袋取下，就土豪面前賭点数的图案上放好，然后从容退去。

众人都在忙着下注，笑話声中，赵他羽并未听清；又見那黄麻口袋不大，看去并不起眼，以为是一些散碎銀两，对方上来只是試手，自信必勝，毫未在意，也未命人打开；把骰子托在手上，顛了顛，口喝：“諸位看清”！手背微微往下一沉，业已貼近盘底，就势往外撒去。“噠”的一响，头一粒骰子，先由手指縫里落下，略动了动，先定了一个五点；同时另一粒骰子被大中二指摺住，随同往外一撒之势彈将出去，便順着盘沿咕咚咚乱轉起来。

下注的人都把全付精神注定在这粒骰子上，同声疾呼“要单！”“要单！”

赵他羽大喝道：“非但要双，而且要六！”

那骰子渐渐定住，果然是个六，共湊成十一点。押单双的人全輸。

曹、朱二人和众門客見这回下注人最多，头家大勝，都由不得喝起彩来。

专管吃注的二門客，因为一直沒有人押大小点，十一又是单点的最多数，就有人押，也万难赶上，一持长鈎，一持长刮，忙就盘沿四圍鈎刮那些賭注，准备二次再賭。持长刮的一个正往里刮錢，忽然警見押点数的图案上，有尺許来长的一个黄麻袋，这才想起还有一个押点数的。心虽微动，因覺那人远方新来，穿着并不体面，心存輕視，依然随手刮去。长刮剛挨近小麻袋上，忽听哈哈一笑，同时一道尺許长的寒光由斜对面人丛后，电也似急飞来，直射盘沿，夺的一

声过处，一柄七寸来长两面开口明光耀眼的小刀，正扎在麻袋结口之处，深钉入木，震震有声！众人全都吃了一惊，靠近的人纷纷往后仰避，惊呼起来。

赵他羽见状大怒，方要开口喝问，一条人影已如巨鸟飞堕，由右侧人圈头上越过，落向方才土豪坐处，一看正是方才那个虬髯生客，笑嘻嘻望着自己，似要开口；那样急的来势，落地以后，却和原立在那里一样，神态甚是从容。他念头一转，不容对方发话，先朝左右二门客喝道：“你们怎么这样粗心大意？那一注是押点数的，下注人还占有一个点的便宜，你没问明人家认输不认输，就吃注么？”随又转过面来，笑对那人道：“赌无大小，须要输个心服口服，含糊不得。我虽掷出最多的单点，下注人还有一个十二点可赶；这是我手下人一时疏忽，还望不要介意才好。”

那人仍是一张笑脸，安静静地等主人把话说完，微笑道：“我押的注不多，只是从来没见过这样赌法，想借此试掷一下，杀一杀手痒罢了。”说时，瞥见主人嘴皮微动，一个侍女便捧着一个玉盘，上托二粒同样的骰子走来，笑道：“我只掷一下，不必再费事了。”同时身子往前一探，便把盘中原有的两粒骰子拿到手里。

赵他羽一面挥手令侍女退去，冷笑道：“我望尊客掷一个十二点。”

那人拿起那两粒黄金嵌镶的骰子，暗中颠了一颠，接口笑道：“我赌了二十多年，这样金光灿烂的讲究赌具，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如掷不出十二点，怎么对得起人呢。”说罢，先不出手，只把骰子在木盘里连抓连放，试了几次，仿佛很希罕的神气。

众人只当那人不知进退，少时定找无趣，均未在意。



赵他羽因这两粒骰子一轻一重，内中有假；又想对方是个孤客，下注不多，就算武功不差，凭自己的本领和手下这样多党羽，好说歹说，都无败理，所以明知来者不善，并未放在心上。为了表示大度包容，笑嘻嘻望着对方，先不答话。初意那人即使是个行家，至多和自己一样，会使手法，就是被他赢些钱去，等走之后，仍可命人追上，给他一些苦吃；不料事情竟出意外。

那人就盘里试了几把，忽然起立，笑道：“现在就要和主人一分谁胜谁败了。”说罢，一把握紧骰子，往盘里掷去。那掷法和寻常一样，并无异处；只是用力猛些。两粒骰子却在盘中，跳掷乱转，重的一粒跳了几下，首先现出一个六，轻的一粒猛撞在对面盘沿上反震回来，又落到盘中心滴溜溜乱转。

赵他羽方觉那人只是好赌，不象会使手法，忽听又象六又象“土”的低喝了一声，众赌客便喧呼起来。再往盘中一看，又现出一个六。心想天底下真有这样巧事，这厮居然掷了一个十二点。随笑道：“今天还没有人掷过满数，这位客人一出手就得了满点，实在难得，除原注照赔外，再加三成彩，略表微意罢。”主人的话讲了后，赔注的門客，立时应了一声是。

那人不等二門客問注多少，接口笑道：“能照我下的注照付，已足感盛情，加彩无须，請打开来点一点数目吧。”

赵他羽毕竟精明强干，聞言，猛想起此人說話有因，莫非这一个小黄麻口袋，内中装的不是散碎銀子？心方一动，忽見一个門客已过去将那小麻袋一拉，袋口被刀尖划裂，袋内的东西立时随手激射而出，滿盘都是銀光乱閃，耀眼生花。定睛一看，原来那东西竟都是比黄豆还大的明珠，粒粒